

忆母校通中老师

◎一凡爷

1959年,我高中毕业离开了母校南通中学,至今已60余年了。

上高一时,语文课实施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,文学课按中国文学史系统学习文学作品,高一两个学期都是古典文学。教我们文学课的老师,高个儿,清瘦面庞,书卷气十足。他一进教室,就用粉笔在黑板上潇洒写下了“范伯群”三个大字。范老师讲授古典文学,深入浅出,旁征博引。那时每堂讲授新课前,老师都要课堂提问,点名几个同学口头回答上一节课内容。我还记得,范老师上第二课时,第一个提问的就是我,题目是《〈诗经〉的内容分为哪三个部分》,我做了正确回答,他当场给我记了个5分(其时采用五级分制),给我不小鼓励。他不强求背诵古文诗词,但在他深入透彻地讲解并引导大家反复诵读后,强化了记忆,直到如今,我还能背诵若干名篇。后来我得知,范老师是1955年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他可贵的治学精神,让我终身受益。

那时,数学课是代数、几何、三角分科教学,教我们三角课的是徐质夫老师。徐老师身材修长,面颊瘦削,眼大眶深,目光炯炯,声音洪亮,讲课不苟言笑,令人敬畏。徐老师上课独具一格,有着鲜明的徐氏特色:其一,他上课从不带课本和备课笔记,只带两支粉笔,所有教材烂熟于心,信手拈来。那些深奥枯燥的三角函数,从他嘴里讲出来,亲切自然,意趣多多。他讲课没有一句废话,他的课堂笔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精美文章。其二,他的板书堪称一绝,从黑板右边开始写起,边讲解边板书,课讲完了,黑板也写满了。字迹工整,如同印出来的一样。他还能嘴里讲着第一部分的小结内容,同时在黑板上写着第二部分的标题,“一心两用”,无人能及。他徒手用粉笔就能在黑板上画出任意直径的圆来,起落笔首尾相接,浑然天成,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其三,对上课时间的掌握十分精准,往往是讲课一结束,下课铃就响了,从不拖堂。他认为下课了老师还在讲,说明你准备不充分,再说下课铃响了,学生心就散了,再讲也没有效果。

生物课老师高德添先生,潇洒倜傥,教学幽默风趣。高老师说起话来轻重缓急有度,面部表情丰富,伴之以肢体动作,生动形象。他常用彩色粉笔,随手在黑板上就能画出各种动植物的简笔画,逼真简练,让人难忘。有时在下课前几分钟,他会变魔术似的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摞小白纸条,分给大家,再出一条课上讲授内容的题目,让大家笔答,用这种方法检查当堂学习效果,并作为平时分数记载。高老师的快乐教学,给我们学习增添了欢快愉悦。

母校师资队伍实力雄厚,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建设人才。母校老师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。



摄何

◎陈顺源

被宠的老“小孩”

◎戴如昌

在东赵家巷方圆1里以内的居民里,大概没人会不认识这位90岁的老爷子,他精神抖擞,没事就在池塘边遛弯,做操,或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悠,他就是我爸。我妈也九十出头了,腰不太好,只喜欢窝在家里,偶尔才下楼转转。两人独居小套房,生活都能自理,买菜烧饭去超市,一点不用儿女们操心,确实是我们姐弟四个的福气。

新冠肆虐,有基础病的老人们噩耗不断,高峰初期,我们做出决定,不准爸妈出大门半步,尽管一下二楼就买得到东西,但吃的用的均由儿女们送至门外,完全杜绝了病毒侵入,安全度过了那最危险时段。

二老年龄越来越大了,有些事情总不免担心会突然发生,如上下楼梯的安全性,记忆力衰退,管理财务的能力等问题,总觉得再也不能让他们独居了。

怎么办呢?我们四个弟弟中,小弟夫妻俩的综合能力无疑最强,弟弟当过兵,做过企业高管,弟媳更是女中豪杰,现是企业高管。小弟夫妇俩主动提出让二老搬到他们那儿一块儿住。

这下老人可有想法了,他们难以

割舍现有一切,那一下楼拐弯就是热闹的小街,水杉围成的荷花池塘上的廊桥也是锻炼身体的最佳乐园,熟悉的友邻更是相处和谐,还有才重新装修4年的住宅。小弟耐心说服,分析利弊,终于老人们同意搬家。

住进新居,一切都比旧居的设施等级上进了一大步,虽是29层,再也不用爬楼梯。二老兴奋地学会按电梯,下楼四处熟悉地形,观赏区景。可上楼后,进门却成了问题,不用钥匙开门的确智能,但那手指纹总也按不准,用密码又记不住数字,好不容易记住了,按的时候怕忘了,大声喊着数字,他们是怕小偷听不见呢!手按键的力度怕轻了,使劲按,一个数字会蹦出几个,所以往往进个门,会把他们难得满头大汗。我弟一看,这样可不行,换锁!换什么锁呢?当然是最先进的刷脸锁。

这锁一换啊,可把老人高兴坏了,就这么靠门一站,“吱”地一声门就开了,两个老小孩接连玩这开门的游戏好几天,乐上半天。

家里多了人口,最忙的是弟媳,她还被返聘着在上班,每天都起得很早,烧好一天可口饭菜,让老人享用,荤素搭配齐全,每周休息天,不

是包饺子就是包小馄饨。

我这能干的弟媳啊!她还有身体残疾的高龄爸妈,虽用了保姆,但还得时常去关照看望。弟弟说了一句很坦诚的话,在接我爸妈同住的这个事上,只要老婆有一点迟疑,他都不会决断。

为了老人安全,家里涉及的不安全因素全被改造,从洗澡、坐便到睡觉,无一不考虑周全,扶手、感应灯都是小弟后改装的。

老小孩们被宠得无忧无虑,客厅里的大电视机整天被老妈占着看连续剧,爸爸喜欢玩手机刷抖音,就是有些瞎点,在老家玩手机经常出问题停摆,要等我们去了才能解决,现在修手机的就在身边,还能学到一些新用法。

原来爸妈的房子离我家最近,所以我三两天就能去关照一下。爸妈搬走后,如今只要有空去新居,爸妈总不肯放我走,同样诉说着思念之情,希望我经常去看他们。

我的老小孩,放心吧,我会经常来。也请小弟和弟媳放心,当他们有那么一天身体不行了,我们三个姐姐都会来照顾的!两个老小孩被你们宠得幸福满满,感谢你们!

50年战友情

◎明思践悟

8月1日,战友们为纪念入伍50周年,欢度一年一度的建军节,在故乡古镇石港相聚。

来到聚会大厅门外,映入眼帘的是门厅上“战友入伍五十周年联谊会”标语,大门两侧竖立着热烈欢迎战友的标语牌,大厅里军歌嘹亮。

上午8点左右,战友们从四面八方陆续到来,那些多年没见面的老战友,拥抱着,诉说着无限思念。大家登记交费,领取刻有“纪念入伍50周年”字样、金光闪闪的纪念章。

进入聚会大厅,主席台幕墙大屏幕十分吸人眼球,首先出现的是一组反映部队火红生活的背景资料,紧接着巡回播放战友们任部队时训练、学习、工作以及开展文体活动的照片,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。“记得少年骑马马,转眼又是白头

翁。”光阴似箭,岁月不饶人,50年的变化,不少战友已判若两人。令人唏嘘的是,有的战友自己不认识自己,集体合影找不到自己还有情有原,令人发笑的是,有的连自己的独照或与他人的合照也认不出来了。大家说着笑着,感慨万千。

战友们到达后纷纷拍照留念,有互拍的,有合影的,也有相互转发的,把战友的最新容貌珍藏在手机相册里。人员到齐后,组织者召集大家合影,80多名战友定格,实现战友情新的延续。

集会在雄壮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歌声中开始,“芳华正茂到部队,高奏青春歌;花甲之年故乡聚,畅叙战友情……”主持人一段话语获得大家阵阵掌声。随后,按签到顺序点名,把大家入伍时的老像

片与现场本人对照。在部队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,回到地方当官员、老板,还是工人、农民,点到谁谁就起立大声答“到”,并向大家献上标准军礼。组织者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,随后大家自觉主动登台发言,畅谈军旅历程的收获和感想。大家齐唱《我是一个兵》,歌声激昂洪亮,将集会推向高潮。

随着“请大家斟满酒水,起立举杯,碰杯共饮”的召唤,战友们喊声四起,豪情满怀,举杯共庆,气势不减当年。

回顾来时路,再踏新征程。50年光阴虽匆匆而过,但我们胸怀志向依然坚守不移;昔日青春虽已然老去,但我们的心仍跳动着年轻脉搏,永葆军人本色,要用智慧和经验为祖国、为人民再立新功。